

宋獨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刊增廣百
家詳補註

唐柳先生文

一

顧廷龍題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

唐柳先生文集

顧廷龍題



據北京圖書館藏

宋蜀刻本影印版

框尺寸悉準原書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說明

宋蜀刻本唐人集是現存宋本中規模最大的羣體，《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共收宋蜀刻本唐人集二十三種，可分爲三個系統：一爲北宋或南北宋之際的刻本，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世稱十一行本；一爲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行二十一字；一爲南宋中期刻大字本，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三系統各本的存佚情況如下：

一、北宋或南北宋之際刻十一行本：

（一）駱賓王文集十卷

唐駱賓王撰。存卷一至卷五，卷六至卷十配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

（二）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存卷一至卷十四、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卷十五至卷二十四配清

康熙五十六年繆曰芑影宋鈔本。

(三) 王摩詰文集十卷

唐王維撰。全。

二、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

(四) 孟浩然詩集三卷

唐孟浩然撰。全。

(五) 孟東野文集十卷

唐孟郊撰。存卷一至卷五，目錄十卷全。

(六) 劉文房文集十卷

唐劉長卿撰。存卷五至卷十。

(七)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

唐劉禹錫撰。存卷一至卷四。

(八)陸宣公文集二十二卷

唐陸贄撰。存卷一至卷十二。

(九)新刊權載之文集五十卷

唐權德輿撰。目錄、序殘。正文部分存卷一至卷八、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一、卷四十三至卷五十。

(十)新刊元微之文集六十卷

唐元稹撰。存卷一至卷十四、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卷三十第一、二頁。正文前有劉麟序和目錄。

(十一)張文昌文集五卷

唐張籍撰。存卷一至卷四。目錄存。

(十二)張承吉文集十卷

唐張祜撰。全。

(十三) 姚少監詩集十卷

唐姚合撰。存卷一至卷五。目錄殘，亦存卷一至卷五。

(十四)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全。

(十五) 李長吉文集四卷

唐李賀撰。全。

(十六) 許用晦文集二卷總錄一卷拾遺二卷

唐許渾撰。全。

(十七) 孫可之文集十卷

唐孫樵撰。全。

(十八)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全。

(十九) 杜荀鶴文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全。

(二十) 鄭守愚文集三卷

唐鄭谷撰。全。

(二十一) 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韓愈撰。《文集》卷五至卷七、卷十七至卷二十四、卷十二第一頁至第三頁、《外集》卷一至卷十係清人鈔配。

三、南宋中期刻大字本

(二十二)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三卷志三卷

唐韓愈撰，宋文謙註、王儔補註。正集卷十二至卷十八據宋池州刻白文本配補。

(二十三)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四十五卷

唐柳宗元撰。首序、本傳、末後序鈔配。

以上各本，均經專家鑑定。

中國的雕版印刷術起始於唐，最初祇限於佛經、字書、曆書等的刊刻，「色類絕多，終無經典」。（《冊府元龜》六〇八卷）長興三年，五代後唐宰相馮道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纔使這一技術推向正經正史，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宋代時，雕版印刷已普遍運用到經、史、子、集各部類的書籍和佛藏、道藏。宋代刻書，以浙本（浙江地區刻本）、蜀本（四川地區刻本）、建本（福建地區刻本）最負盛名，而浙本最優，蜀本次之，建本再次之。四川地區是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北宋初的《開寶藏》、南宋時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眉山《七史》等大型圖書都在四川雕版印刷，因此是雕版印刷人才集中的地方。再加上四川的木材資源豐富，為刻書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宋蜀刻本唐人集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區的刻本，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蜀刻唐六十家集」之說，流

傳至今的除上述二十三種外，尚有日本靜嘉堂藏《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與此次影印的北圖藏本爲同一刻本，曾經王敬美、徐乾學、繆曰芑、黃丕烈、陸心源收藏，自陸氏後流往日本。一九八七年，巴蜀書社以日本靜嘉堂藏本的影印本影印。學者稱北圖配補本爲宋甲本，日本藏本爲宋乙本。又，日本崇蘭館藏宋刊大字本《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黑細口，左右雙欄，版心上記卷次，中記葉數，下記姓名，以橫綫欄斷，無魚尾。每卷首行標題，次子目，目後接正文。民國時由董康影印出版，《四部叢刊》據董康影印本影印。宋代版本，歷經滄桑，幸存者寥寥無幾。因此，現存宋蜀刻本唐人集在以上二十餘家唐人集的版本中，大多是最早最珍貴的版本。

宋蜀刻本唐人集南宋刻十二行本十八種除《杜荀鶴文集》外，均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大印，表明這些本子元明時爲官署所藏，其中陸宣公、權載之、元微之、張承吉、張文昌、皇甫持正、李長吉、許用晦、孫可之、司空表聖、鄭

守愚等十一種文集又鈐劉體仁印，知其自「翰林國史院」後爲劉體仁藏本。研究者認爲係劉體仁從官署携出以爲己有。劉體仁，清順治進士，歷任刑、吏二部郎中。二十三種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藏書印和有關著錄，說明了這批書在明、清和民國時都曾經著名藏書家收藏。其中如明項元汴、毛晉、清黃丕烈、徐乾學、汪士鐘、楊氏海源閣、陳揆稽瑞樓、瞿氏鐵琴銅劍樓及現代的袁克文、傅增湘、張元濟、周叔弢等。書首及書尾的題識，反映了他們獲書的經過和對藏本的評價等，有不少可取之處。

與上述二十餘家唐人集的其它版本相比，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收作品的多寡往往較接近於當時著錄或唐人序文，這對於考訂作品真偽、檢核原作散佚有很大意義。在校正文字衍脫舛訛方面，宋蜀刻本唐人集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傅增湘先生曾以明嘉靖本孟集校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開卷五序即改訂至一百餘字」，「其它文字不同者幾於無首無之，多至不可勝計」。（傅增湘《藏園羣

書題記·校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又傅氏以家藏元微之集與宋蜀刻本《新刊元微之文集》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對校,更取盧文弨校記互相參證,「通計十卷中改定凡三百八十餘字,而題目中增溢之字尚所不計。其溢出盧校之外者,至八十餘字」,均賴宋蜀刻本校正。(《藏園羣書題記·校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殘卷》)類此種種,殆難臚舉。當然,宋蜀刻本唐人集亦有奪訛文字,未可盡從。作爲一個羣體,宋蜀刻本唐人集在行款、刀法、字體、避諱等方面所反映的共性,足以成爲鑑定同類版本的依據。大字本韓、柳文集中縫的刻工姓名,是宋本鑑定的有力證明。二十三種唐人集中所鈐的大量藏書印,是古書版本收藏研究者的寶貴資料。因此,宋蜀刻本唐人集得到古籍研究者和版本學者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

我社影印出版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據均爲原書,由北京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和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提供底本,其中北京圖書館藏本二十二種,上海圖書館藏

本一種。影印本保留全部原書面貌，包括版框尺寸、藏印、題識等。各書後請專家撰寫跋文。日本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劉夢得文集》和臺灣藏本《新刊權載之文集》之卷四十三至卷五十，暫付闕如。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



新刊增廣百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序

夔州刺史劉

禹錫

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

國而病涉秦漢復起

復扶富切又也

漢之文至列國而

病唐興復起夫政疵而土裂

疵作厖江切離也

三光五

嶽之氣分

扶問切

大音不字故必混一而後大振

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

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

天而芒寒色正

芒音忘說文草端也又星芒角

人望而敬者五

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

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

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

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僞少檢

祖峻切與

俊同絕異也

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

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

革

音亟急也

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

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

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

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

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

定皇甫湜

視力切
持正貌

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

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

暨其冀
切及也

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

之末云

